年的脸面

□汪天钊

每当我在年底最后一次去打面，母亲总是嘱咐我一句：把面分开。我就知道，母亲在给她的年馍做准备。面有上麸面下麸面，上麸面白下麸面黑，平时打面装在一起混着吃；这时把它们分开，用上麸面蒸年馍。蒸年馍是一项很重要的年事，母亲向来一丝不苟。在母亲眼里，年馍是年的脸面，也是年的好兆头。

蒸馍经过很多环节，母亲在每个环节上都试图做到最好。

发面，母亲一直用酵头，每次蒸馍都留一疙瘩发面，晒干，弄碎，啥时候蒸馍啥时候泡开。酵子馍耐嚼，香甜，不腻口，也耐放，不变味。

冬天温度低，面不容易开，母亲烧了水，待温度适合，就把面盆放进温水锅。母亲观察面的情况比什么时候都仔细，她要选择面开的最佳状态。

母亲说不出所以然来，但她知道馍的味道在于一个“揉”字，揉的遍数越多，吃到嘴里越筋道。揉面是很累胳膊的，母亲先揉大面团，揉好多遍，等切成馍剂再一个个地揉。年馍要蒸好几锅，都是母亲一个人揉出来的。平时她会喊人帮忙，蒸年馍时主动帮她她也不让，只有她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是最好的，教是教不来的。大冷的天，母亲把袖子挽得老高，棉袄都脱了。母亲老了，走路蹒跚，眯着眼纫针，纫了半天也没找着针鼻儿，揉面时却判若两人。

年馍和平时的馍是不一样的，可笑的是，这种不一样，我在很多年后才知道。

年馍从没有实心的，必须有内容。母亲总是有备而来，秋后摘枣的时候她都会捡半筛子，晒干放在塑料袋里。年馍有枣包、绿豆包、粉条包。年馍都是圆的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心愿，都祈祷着能过上太平、美好、幸福的日子。

蒸馍需要好柴，芝麻秆、黄豆秆是好柴。好柴受到的待遇不一样，垛柴火垛时把玉米秆铺在最下面，把芝麻秆、黄豆秆放在中间，平时舍不得烧。过年时烧的都是好柴。好柴产生的灰少是一个因素，重要的是烧好柴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。电磁炉其实只能烧茶，做饭的味道实在不行。用天然气熬稀饭，无论如何也熬不出柴火熬的那种黏度、柔软和香甜。

蒸年馍时，母亲连这些柴火也看不上了，母亲要木柴。平时躲在某一个旮旯儿里的木头被找了出来，真的没有，就挑一件废弃的家什破坏掉。

年馍在蒸笼里摆放要疏朗，保证蒸好以后完好无损。水要多添，烧锅的时间要足。

母亲还要蒸另一种特殊的年馍，我们老家叫“贡香馍”，祭拜天地、各路神仙、先辈们用的。“贡香馍”比一般的馍大许多，要十个，质量上要求更严格。

母亲蒸馍蒸了一辈子，积攒了一辈子的经验，但蒸年馍时还是有些不放心，揭开锅盖的那一刻还是很激动，急切地看看馍是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。年馍摆放在案板上、高粱箅子上，母亲看着它们陶醉而深情。这时的母亲最动人，如检阅自己的辉煌成果，也如欣赏自己的作品。是的，年馍是母亲用岁月打造的艺术，一个人的艺术。

屋里炊烟缭绕，年味儿氤氲。

旺 火

□维摩

疾风如马，生长在遥远的群山之巅。

如果在往常，它们可以卷走石头，拔掉小树，撞破门栓，咬断窗棂，轻而易举地夺走我手里的粗瓷大碗，狠狠地摔碎在青石水槽边。

然而，现在，一万匹风马掠过，也扬不起半点儿烟尘。

那些如胭脂般略泛红色的冻土牢牢覆盖着大地，即便挥动锋利的铁锹，也只能在上面留下一排白色啄痕，北风一吹，就立刻消散得无影无踪。

我的根，就扎在这冻土深处。

清晨，白色的淡雾还没有退潮，村庄睡意沉沉。奶奶已经绾起头发，裹上黑棉袄，用爬满红锈的铁杖捅开泥封的灶火。炉膛内的灰尘被火光吹动，扑向她瘦削的脸颊。她一面扇动手掌，驱赶炉灰，一面弯腰铲些炭块填进去，然后把油亮笨重的黑铁茶壶坐到火上。燃烧了一夜的炉渣被小心地清理出来，炉子醒了，火焰升起来，舔舐着茶壶。

茶壶里的水开始翻滚时，爷爷穿衣起身。灶火上放着白底红花的搪瓷洗脸盆，盆里有奶奶倒好的浅浅的热水。他只能撩起热水擦把脸，肥皂是绝对不能用的，否则后起的人——三叔、三婶、四叔、我，就没法用这点儿水了。在这里，水要比高原外面的宝贵得多。

我对高原外的粗浅认知，是父亲在那里当兵。父亲长什么样子，想起来实在太费心思，不如再睡会儿。

爷爷洗完脸，担起炉渣，推门出去。彼时，奶奶正在沙沙地扫院子。

我在饥饿难耐中把手伸向枕边的瓷碗，那里面只剩两片干硬的玉米面馍馍。我不情愿地翻了一会儿，直到寒气顺着胳膊钻进被窝，我才打定主意把那两片玉米馍馍拿进被窝，大嚼起来。爷爷奶奶心疼我年幼，怕我半夜饿醒，总在睡觉前往我枕头边放个大碗，里头搁几块馍馍。每当夜深人静，枕边总会响起我的咀嚼声。

那时的我正长身体，食量惊人。我甚至担心自己肚子里养了一条饿狼，永远喂不饱。母亲说我是个标准的“讨吃鬼”。被送到乡下爷爷家以后，我更是练就了一身混吃的好功夫。村里人家养鸡，大多是攒鸡蛋用来换油盐钱的，唯独我家不是。这固然因为我父亲能常常往家寄钱，更因为老人们疼我。我蛮横地把架子上的鸡轰走，伸手就往里摸。摸到的鸡蛋大都是温的，有时还沾着鸡毛鸡粪。我就手磕开，直接把那甜腥的液体倒进嘴里，舔舔嘴唇，回味无穷。

在被窝里吃东西，难免掉渣。当这些渣渣落满床铺，扎得人无法安睡时，我才会在小米稀饭黏稠的香味里缓缓起床。

三叔和村里的年轻人上山去了，晚饭之前，他们要带着成堆的木柴回来。我们这里本不需要木柴，家家院里都有用不完的煤炭。只是眼看已到年根儿，村里不时会响起鞭炮声，一年一度的旺火却是少不了木柴的。

傍晚时分，三叔他们拖着两棵小柏树进了院子。饭是提前做好的，他们吃过饭，吸了一会儿烟，马上动手。用木柴搭架子，把炭块如方砖一样层层码好，砌起碉堡一样的小楼。等到吉时，引燃鞭炮，点起旺火。

那年的旺火搭得比我家屋顶还高，第二天醒来，我透过纸糊的窗子，隐约看见红光闪动，那堆火还在噼噼啪啪地烧着。

我又长了一岁。

洗 澡

□西风

过年，孩子们要去泡温泉，开着车，跑不多远就到了，真舒服，真方便。想想我小时候，洗个澡多难！

临近年底，母亲就开始忙各种年事，但对我们姊妹几个来说，洗澡才是大事。

我多么想去洗澡啊，整整一个秋天一个冬天没洗过澡了，感觉身上像有小虫在爬，手伸进去一挠，指甲缝里全是灰。倒不生虱子，母亲给我们姊妹几个全剪成短发，一个月一理发，母亲拿剪刀咔嚓咔嚓剪。洗澡时玩蛙泳，根本不用担心头发会散开，还可以痛痛快快地打水仗……

村子里没有澡堂，一年进一次澡堂，得去镇上。母亲总是和邻居大婶结伴同行，一路上她们拉家常，我们一群孩子高兴得活蹦乱跳。

镇上的澡堂人满为患，两张大床上堆满了衣服，有的人细发，用长围巾把衣服捆起来，有的一脱扔一堆，衣服上堆衣服，经常有洗过澡的人翻着吵着，找不到棉衣了，裤子被谁穿错了……有人会劝她耐心点儿，谁去穿你的脏衣服……比集市还乱。

我们几个把衣服哧溜一脱，嘻嘻一笑，光着脚丫子急头急脑地跑进澡堂。热气扑面而来，白雾弥漫，人影绰绰，大人的说笑声、吵孩子的呵斥声，孩子们的哭闹声、嬉戏声……比集市还吵。

我们瞅个空子，溜着池边哧溜滑进去，烫得哎呀一声又爬出来，沾了水的身子经风一吹，鸡皮疙瘩起一身，又扑通一声跳进去，烫得又钻出来……反复两三次，母亲已把衣服收拾好进来了，一手按一个往水里塞，剩一个最大最老实的我，瞪一眼，我就哭哭啼啼地钻进水里了。

感觉水温渐渐舒适起来，一抬眼，全是白花花的身子，找不到母亲和妹妹们了。只听小妹喊我，姐，过来。原来，她已经漂到中间去了。我颤颤地走一步，水往上面一漾，人就漂起来了。腾云驾雾会不会就是这种感觉？心里美滋滋的，好像自己成了仙。

我们就这样漂来漂去在人群中捉迷藏。我悄悄溜到小妹身后，一把抓住她，她一声尖叫，我一松手，妈呀，一把腻乎乎的灰。再一看自己，真是……

我们几个互相搓灰，眨眼就脱了一个壳，洗出一个个白萝卜。这时，母亲喊我们过去洗头。两个人负责把脏兮兮的水面上的浮灰拨开，母亲把洗衣粉撒在头上来回揉搓，弄出满头白沫，接着在荡开浮灰的清水下漂洗。我拿毛巾蒙在眼上，仍感觉眼被蜇得生疼生疼。

轮流洗过头后，母亲把毛巾绞成瓷实的一团，在我身上搓来搓去，搓一遍换一个人，我们一个个疼得哼哼唧唧。伺候着你们还哼啥？母亲一声厉喝，手上不停分毫，轮流搓三五次才罢休。她还不住口地说，人都是泥做的，搓来搓去总是有灰，洗不净啊。

最后，我们一个个身上被搓得红通通的，像煮熟的虾。母亲还不甘地说，就这么着吧。

晚上，顶着滑溜溜的身子，钻进混合着洋碱味儿和太阳芬芳的被子里，年的快乐在心底膨胀。